

布姆的春天

□ 格 尼

转经筒每转一圈，会有铃声响起，叮——这声音宁静而悠远，就像敞开一扇又一扇门，门外是铺满鲜花的草场，是广阔的海，是悠远湛蓝的天空。叮——叮——央金的呼吸渐渐平息。央金疾步走去，按住布姆的小脑袋，弓起食指在她额头敲了一下。

壹

过红绿灯时，央金一眼看见布姆。康定城小，时常拥挤着游客，那也容易撞见熟人。不过，总与同一人相遇，概率不高。城市再小，相识的也有几年见不到一次的。自从饭局上朋友带来布姆，数不清路上遇见多少次。布姆身宽体胖，偏头小，央金总是一眼看见她那扎着高马尾的小脑袋。原本，央金没来由地喜欢布姆灵巧机智的小脑袋，每次相遇总轻轻敲她额头，她也顺势挽着布姆的胳膊，将小脑袋靠在央金肩上。可是，自从她管央金借钱以后，央金有点烦她。

钱是两年前提的，那时她们相识一年多。布姆喜欢喝酒，也肯喝。在康定，初次相识如果肯喝，就认作歌直人，可以当伴儿相处。后来有聚会两人喜欢叫上对方。那次是布姆叫央金吃饭，结账时布姆说钱没带够，借两千块用。央金没多想，毫不犹豫用微信转了钱。央金以为布姆很快会还钱，现在不需要现金，不需要见面，手机操作随时能转。但布姆没转，聚会也不提，像忘了这回事。央金不好意思，心想如果忘了总有一天会想起来。

两年了，布姆还没想起。时间越久，央金越不好开口。布姆没正式工作，有时去酒吧当服务员，有时当保姆，很多时候闲着，靠丈夫养家。央金在事业单位，工资每月到手有四千元，丈夫没正式工作，在成都打零工陪孩子读书。除开家庭开销，房贷每月两千左右，孩子学习上用钱的地方太多，央金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。两千块不多，又不少。有时候央金想算了，就当没有过这两千块。可是，人奇怪，钱如果被偷去，也就不惦记了，被借走，反而总想着还有一笔钱在那，偏偏总遇见借这笔钱的人。两千块，时不时让人疼一下，梗一下。

后来，央金发现布姆爱占小便宜，小心思小聪明多得得。比如一起吃饭，如果其他人请客，布姆就点很多菜，酒也喝更多。如果她请客，她不会点菜，别人知道她经济状况，不好多点，菜少，她酒也喝得少，不是胃不舒服就是昨天喝多了。有时干脆大碗喝汤，埋单的人不是央金就是朋友，事后她要转饭钱，没人好意思要，她就顺势说：“那谢了哦。”这样的事多了，再想到那两千块，央金就有点受骗的滋味。这就让人不舒服了。

贰

央金没有弓起食指，没有敲布姆额头，任由布姆挽着胳膊，小脑袋靠过来。“阿姐，哎呀呀，又碰到了。”原本央金要去公主桥，去南郊办事，想了想那事早一天晚一天都行，就跟着布姆往城中走，准备开口要那两千块。

布姆是去学校接孩子。她们没去大路，走的步游道，左边靠山，右边是折多河。四月的杨柳鲜绿闪亮，挤着一树挨一树的樱花。河里激流翻滚，水声轰隆，再急的河流终究还是河流，可令人愉悦，加上粉得令人心颤的樱花，以及婉转悠扬的鸟鸣，四月实在不是办开口要钱这类俗事的好季节。她们在樱花树下站着，布姆忙着拍照，央金到嘴边的话没说出口。

“要不是娃娃明天考试，我们又去喝一台。”布姆说。央金拉着布姆离开了那棵樱花树。“现在钱真不禁用，物价涨太凶，康定啥都贵，我们两个喝一台要几百块。”央金忽然说出这话，像做了亏心事，脸白额红了，就偏头看树丛。“哦哟，好多鸟。”

“呀，嘿嘿，没办法，酒量太好了。”布姆尖细的笑声从轰隆隆的水声中钻出来。

有心人在山脚的石墙投放了麦

粒、米饭、玉米饼之类的食物，树丛中的鸟前来啄食。有几只画眉围一起吃玉米饼，一只麻雀挤过来，插空啄一口，但画眉们紧紧围着，很少有空隙。有只大点的画眉不时啄一口返身给麻雀。央金惊呼：“啊，好好有爱哦。”布姆呆呆盯着那只麻雀。

“它为啥非要去当讨口子吃人家的，这边这么多吃的。”央金捡起另一个玉米饼扔给麻雀，麻雀飞走了，又飞回来，还挤在画眉那，时不时蹭一下大画眉的尾巴。

布姆没说什么，默默朝前走。央金以为布姆听明白了关于钱的事，这时该趁热打铁。央金追上布姆，用力咳了咳。布姆看起来有些忧伤。

“哎，我们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，啥时候才能熬出头哦，啥时候不为钱愁就好了。”

“我就不愁，过一天算一天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”布姆笑着说。“你心真大，今天不想明天的事，也不想昨天的事。”央金在心里哼了一声。

“想那么多干啥，天塌了有高个子顶。”

“矮个子的要对得起高个子的人，该做啥还是要做。当阿姐的要说了你，年纪轻轻还是要去做事，闲久了越想闲，懒下去要不得。”

“阿姐吧，我不轻松啊，要管娃娃，要管老人，阿妈眼睛更糟糕了，越来越离不开人，我就在家里当保姆也算赚钱嘛。”

“你家老公一年到底赚好多钱？”

“反正能养活我们。”

“我现在就想多赚钱，房贷太凶了，每月两千元，两千元啊！”

“你们偏要外面买房，两千元算少了，每月四五千元的都有。我才不出去买房，康定哪样要不得嘛，自讨苦吃。”

“娃儿在外面读书，不买住哪？租房划不来。”

“不说那些烦心事，说点开心的，如果其他人请客，这几棵樱花全开了，太漂亮了！”布姆松开央金胳膊，拿出手机拍照。央金无心看花，心想布姆再过来就直接说钱的事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借钱还钱，天经地义。

“别拍了，有什么好拍的。”央金大声说。

“阿姐，我需要春天，我要把春天装到手机里。啊，好安逸，太美了。”

央金只好等着。

布姆拍完，挽起央金胳膊，小脑袋靠过来。“阿姐，我的好阿姐，爱死你了。”

央金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“我们两个太有缘了，出来就碰到，出来就碰到，真不晓得老天咋安排的，我们前世肯定是亲姊妹。你不晓得，我本来该晚一小时出门，结果阿妈想吃酥油茶，家里没有酥油了，我想买了酥油再接娃娃。其实买酥油也就耽搁不了多久，鬼使神差一抬脚就走了，原来就是为了遇见阿姐啊。嗯哼，我的亲阿姐。”布姆歪头在央金脸上啄了一口。

央金心里直叫苦，这还怎么说出口。

“我上看一件风衣。”央金说。

“看上就买。”

“说得轻松，要花钱的嘛！”

“好多钱？”

“两千元。就是情歌广场旁边的铺子，上班路过天天看得见，太好看了。贵，贵死了，两千元，舍不得。”央金瞥见布姆的头低了低，忽然有点心虚，好像把布姆往悬崖上推。如果这时候布姆想起借钱的事，央金会觉得有点点狠。但布姆想不起，央金又不甘心。

“阿姐，我发现你今天钱啊钱啊说不完，你放松嘛，不要紧张，干脆



插图:郭红松

我把娃娃安顿好，我们去酒吧。”

“不去不去不去，以后要少喝，喝好多钱进肚，全变成尿水了，还伤身体，我现在生拍得病，哪怕有医保自己总要花钱，看不起啊！”

“今天我请客。”

“然后你又醉倒嘛！”央金顺口说出，并没后悔，说就说了，有什么不好意思。

“都是阿姐哥哥们对我好，每次醉倒都送我到家，我的亲阿姐。”布姆压根不提醉倒谁理的事。

这时，央金看见河对面的茶餐厅，心想这下一定可以点醒布姆，拉着布姆站在栏杆边。

“你看，那是央切尔锅庄，记得吧，你那次坐的那张靠窗的桌子，就那张，这阵坐了两个人，他们就像他们两个那样挨着窗边对坐，一抬头就看到河水……”

“我当然记得哦，我还作诗了，大水冲来人干酒，把你们笑惨不是？肚子没得墨水的人煞风景。”布姆笑得直拍栏杆。

“那天你请客。”

“是啊，我请客。我们吃的藏餐加汤锅，央切的血肠好吃，干了两盘，还有凉拌萝卜丝也干了两盘，锅巴洋芋也是两盘。”

“对对对，那天你好大方哦，全整两份，结果钱没带够。”央金说到这里，尴尬的脸又红了，已经说到这份上，她相信布姆即刻就要想起借钱的事。她不断笑着，期待在这掩饰尴尬的笑声里达到预期结果。

“呀，嘿嘿，好臊皮哦，差点没走脱。”布姆也笑，比央金笑得猛。

“时间好快哟，两年了。”

央金等待着，伴随河水轰隆隆，等来的只是布姆持续不断的浅笑。央金看见布姆的小脑袋灵巧地摇晃着，头顶参开的短马尾翘得更高，孔雀开屏似的不停颤动。央金又看见布姆狭长的眯眼，某个瞬间，迅速而狡黠地眯一眼，像一只狡猾的小狐狸。

央金明白了，布姆不是想不起，如果换作自己借了钱，一定当成心疼，大头事尽快还上，一定不会忘记，一定不会忘记。

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。央金感到已经不是两千块钱的事，布姆伤害了他们的友情，骗子，骗子，骗子！一时间央金想起了布姆许多招人喜欢的地方，这人一直这样，爱占便宜，爱撒娇卖乖。既然如此，这钱非要不可。央金转过身，虎着脸，气得直喘，一手扶住栏杆，一手要去抓布姆的胳膊，想以正词严对面说这件事。布姆忽然小孩子似的跳脚往前走，边走边说：“阿姐，快啊，那前面还有好多樱花。”央金抓了个空。

央金想，这只狡猾的小狐狸，知道要直接要钱了，明察秋毫呢，今天你跑不脱。

亭子两侧的樱花全开了，许多人拍照，也有人在樱花树下对着手机

跳舞录视频。布姆又忙着拍照，央金眼睛发花，忽然有些悲伤，起念的人，一直朝前走，一直转，长年累月走啊走，转啊转，什么时候是头呢？

“我喜欢在将军桥菜市场买。阿姐，你走好快哦。”

央金没说话。

“先不忙买酥油，干脆我们去溜溜城转转，等快接娃娃了我再买酥油，反正菜市场挨着学校。”

央金没说话，闷气撞得胸口疼。

“阿姐，你走好快哦。”

央金眼睛发花，忽然有些悲伤，起念的人，一直朝前走，一直转，长年累月走啊走，转啊转，什么时候是头呢？

一位阿爷在央金旁边坐下来，脱下厚外套，自言自语说抽支烟好转转。又一辆送外卖的摩托停在奶茶店门口，央金看见穿长衫的人也在那。

老康定人都知道他比工薪族有钱，与时俱进，他不再拿盘子碗装钱，脖子上挂着一块正方形过塑的二维码。送外卖的小伙子在扫二维码，央金对阿爷说：“老讨口子又在骗人了，他是假穷。”

阿爷说：“不要紧，慈悲心不管他是真的假的，他在要，就是需要。”

“他没完没了，没个完的。”

“慈悲心哪有完的呢？”阿爷笑着说。

央金一愣，类似的话早听阿爷阿妈说过，什么时候忘记又是什么时候改变了呢。“他在要，就是需要。”“慈悲心哪有完的呢？”身边的阿爷去转转了。央金回头，看见四方形墙边的长椅上坐着刚刚转经的人，他们的脚终于停下了，可是手里的念珠没停。央金想，是啊，慈悲是没有终点的，哪怕脚步停下，手里的念珠还在转。

“阿姐，阿姐……”

央金看见布姆站在面前，手里拎着两袋酥油。

“我酥油都买回来了，你还是在愣神，我走时喊你好几遍，你都没听到。”布姆将一袋酥油塞进央金怀里。“你口袋我一袋，我要去接娃娃了，下次又碰见我。”布姆的小脑袋灵巧地摇晃着，笑眯眯看着央金。

“啊，我今天有点糊里糊涂的。”

央金抱着沉甸甸的酥油跟布姆走，走到奶茶店门口，忽然将酥油塞进布姆怀里。

“等我，等一下。”

央金快步走进转经队伍，双眼微闭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。

“阿姐，快点……”

央金又转了三圈才走出转经队伍，不紧不慢到布姆跟前，接过那包酥油。

“急啥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好日子哪是急出来的。”

“我必须走了，娃娃肯定等起了。”布姆走出十几米，央金喊：“等下，等下！”

央金疾步走去，按住布姆的小脑袋，弓起食指在她额头敲了一下。布姆发着愣。央金转身要走，布姆拉住她。

“阿姐，你晓得那只麻雀为啥自己有的非要去讨口子吗？它缺爱，我就是那只麻雀。谢谢阿姐，我的亲阿姐。”布姆转身走时又在央金脸颊啄了一口。

央金想起布姆没有兄弟姐妹，五岁时阿妈生病去世，七岁时阿爸出了车祸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直到结婚才有喊阿爸阿妈的机会。央金摸着热辣辣的脸颊，被啄过的地方湿漉漉的，像有泉水从那冒出来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，四川省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马兰店》、中篇小说集《和羊在一起》等。现居四川康定）

再见，老屋

□ 李育善

老屋“走了”。“走了”，是老家的方言，意思就是死了、没了。老屋五十多岁，在这个春天走完了它一生的路。

老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三十多岁时盖成的。到2006年春上，父亲又叫村上人帮忙修缮过。那时的老屋不算老，却像个老人般病病殃殃。这也正应了农村那句老话：屋子是用来住人的，房能护人，人能养房；要不住人，房子就烂得快。修旧房的事儿，父亲看得比啥都重要，不让我们兄弟插手，也不用我们的钱。一说到钱，他就有点变脸失色地说：“我有退休工资，抹修房也花不了啥。谁说话，跟谁急。”

过了六年，到2016年，弟弟又提出拾掇老屋。父母已去世五年了。我知道他的用意，就是把屋内收拾一下，墙刷一下，地面找平。我答应了，让他去张罗，只给他摆下一句话：“屋子老样子不能动，像腰窝子（即在小房墙上开一个方口，晚上放上煤油灯两面都能照亮）啥的要在。”

两次修缮老屋，我曾写过文章《春天，在老屋的那些日子》和《老家》，收入散文集《惊蛰之后》。权当给老屋这位老人做了两次手术，留下的“病历”。

三四年，堂兄在村里搞民俗开发。找到我说，他出钱把老屋拆了，盖成民宿，给我留出卧室、书房，剩下的用来接待游客。老家山清水秀，白天听鸟叫，晚上看满天繁星，是城里人向往的神仙日子。我没加思索，一口回绝，还有点生气地说：“老人不在，老屋是个念想，谁都不动了。”话说得重，让堂兄很没面子，随后，再没提这档子事儿。

从弟弟拾掇老屋到现在，不过六年，我突然又同意拆老屋了，我这人咋是个尔尔反尔的家伙，成了出卖老屋的“叛徒”？

去年回老家，弟弟告诉我，老屋屋顶中间陷下去了，从外面看成了一个“凹”形，担子离后墙抬起了十几厘米。他说，这种“工”字形担子，吃力都在担子上，时间一长，担子一坏，弄不好房就塌了。他又去请了专家鉴定，结论也是老屋不安全了。要么换担子，要么给担子下顶个柱子，最好是拆了。弟弟的主意就是拆了，重盖。我沉默无语。

亲朋好友劝我还是听弟弟的话。一位好友，他退休后也正在拆了老屋，重盖。他也劝我：“老弟呀，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人，要说出对起老人，就把房盖好，对得起那老人，安心。我以前跟你一样，一说拆老屋就急。现在想通了。老人劳累一辈子留下的老屋，在咱手主要变成新屋，给儿女也留个结实的老屋。”

反复思量，我跟弟弟说：“咋弄我不管，你看着弄去。”

正好是趁着五一假期搬老屋的东西。弟弟一早就开车来接我。在车上，我们话很少，我心里依然是沉沉的。到棣花街，弟弟说买点蒸馍，我去买了。车进陈家沟，过了爷庙，就是苗沟的山沟了。路两边的槐树上，满白色的槐花，像堆满积雪。山洞有淙淙的流水声和鸟的叫声。坡上嫩绿，在阳光下，泛着油光。平时看到这些我会激动，今天却是心静如水。

到家门口，本家的兄弟们正在房山窝搬一堆旧椽。他们正搭脚手架，递给另一个人，三五瓦瓦顶两个铜管子，“咚”一声，就溜到地上，一堆湿土。这样，瓦下的快，还不容易碎。地上人随手装到手推车上。装满一车，推到邻居一个院子，那里有几个人再又把瓦摆成一层的圆柱形，下大上小。

我不忍心看拆老屋的过程，更无心去帮忙。在我心里，拆老屋，就像失去的亲人做解剖一样残忍。

下午两点，瓦溜完了，准备拆椽、担子。我返回城里，坐在老屋那儿，老人家背着背篓，拿着竹耙子，迈着小脚碎步，从沟里挑着干树叶，背回去当柴烧。记得有一次，天黑了还不见奶奶回来，我上山去找，见到她摔倒在石头堆里，额头上擦

烂处粘着干树叶。我心疼地上前扶她，她却一甩手，又挣着背起背篓，一摇一晃下山。

山上横七竖八净是胳膊粗的树枝，稍不注意就会被绊倒。我随手捡了一根当拐棍，刚一拄，就断成两截，已经磨朽得没用了。要是放在过去，砍这么粗的柴火，得跑十几里，还常常是偷砍人家的。

上山到山顶，四周山势起伏，像绿色的海面。原想给老屋子来个“航拍”，把村子遮得啥也看不见，只拍下一片翠绿，一缕炊烟。山顶那棵松下，有一堆干草，边上有个小洞，我刚想踏过去，一扭一晃，一只野鸡“咯咯”飞走了。我坐在树下歇息，一阵凉风吹来，像奶奶用手背抚我的脸。沿山脊朝上走几步，一片树木稀少的空地上，长满了拳芽。拳芽学名叫苜蓿，也叫紫苜蓿。刚长出来时，像小娃娃握的拳头，因此叫拳芽。当年四围避秦之乱，隐居商洛山中，用拳芽充饥，“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，焯紫苜蓿，可以疗饥”，就是他们吟唱的《采芝歌》。现在苜蓿肉是当地一道有药用价值的名菜。我小心地采着，猛一回头，咋看见母亲在我身后边冲我微笑？定睛一看，是一片长开了叶子的拳芽。我又静心去采。拳芽很嫩，手指一掐，“啪”一声，嫩杆上流出晶莹的汁液。拳芽最好在太阳出来前采，不然阳光一照，它很快就张开小手，“老”了，吃不成了。我采了一小堆，捆成一小捆，端在左手。

下山时，右手还得拽住树枝，不然会滑倒。走到房后平台上，当年这里是耕地，种麦子、种苞谷。后来，分到田地了，核桃树、山茱萸、山黄茱萸没人摘，地上落了一层暗红。

回到院子，老屋搬出的东西摆满了一院。乡亲们见到我，纷纷夸我，说村上堆堆，光拳芽就卖了千几块钱。他们劝我，要用开水焯熟，晒干。这些，我都知道的。我也跟他们一块儿把东西搬到邻居。看到织布机、纺线车，仿佛又看到奶奶、母亲忙碌的身影。那个手工编织的草垫子，是母亲编的。坐上去，还能感觉到母亲的温度。

拆老屋定在两天后。我本不想回去，但村里人说，长子要溜第一页瓦。这天我赶到老家时，老屋顶上的瓦，已经拆了不少。十几个人分成两组，一组在上房，一组在灶房上。房上揭好瓦，递给另一个人，三五瓦瓦顶两个铜管子，“咚”一声，就溜到地上，一堆湿土。这样，瓦下的快，还不容易碎。地上人随手装到手推车上。装满一车，推到邻居一个院子，那里有几个人再又把瓦摆成一层的圆柱形，下大上小。

我不忍心看拆老屋的过程，更无心去帮忙。在我心里，拆老屋，就像失去的亲人做解剖一样残忍。

晚上，弟弟发来拆过椽的老屋照片，已是残垣断壁。我不忍心看，心里暗暗流泪……